责编 鲁娜
2017年6月24日 星期六
E-mail:whcfzk@163.com
电话:010-64294083 64298113
中国文化报 文化财富周刊

艺人艺品

在近日播出的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第二季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徽州漆器髹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甘而可和他的漆器作品受到了广泛关注。不同于声名远播的水墨、陶瓷等中国符号，漆器这一源自中国的古典文化结晶，长久以来却鲜被关注。日前，专注于在互联网推广优秀手作艺术的平台“东家”在其“对话大师系列”对谈活动中，就邀请到了甘而可与女儿甘菲，一同分享了漆艺创作中的匠心与传承。

工匠精神源于内心的坚守

——漆器艺术家甘而可的创作之路

□□ 本报记者 景晓萌

甘而可初中毕业后开始学做木工，同时还学习绘画、雕刻。1979年，他进入安徽屯溪漆器工艺厂，1985年又被调往屯溪工艺美术所，在这里他开始接触脱胎漆器。1999年，为了做“最好的漆器”，不惑之年的甘而可关掉了收入颇丰的古董店，转身投入到徽州传统髹漆技艺“菠萝漆”（又称犀皮漆）工艺的研究与制作。

经过近30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和实践，他使犀皮漆、漆砂砚（一种以漆器制作而成的砚台）恢复新生，并重新焕发出活力，因此被评为徽州漆器髹饰技艺国家级传承人。2011年，甘而可的漆器作品“红金菠萝漆大圆盒”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他的艺术之路，正是对质朴、坚韧的工匠精神的践行与诠释。

植根于传统的创新

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的戗金、描金等漆器艺术品，对日本等地都有深远影响。

“漆器和被漆漆过的东西是两码事。漆器是一种成‘器’的东西，是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能成大器的那个‘器’。”甘而可说，“我看过日本的漆器，还有日本收藏的我国古代的漆器作品，我就想把漆器做成最好的东西，可以和其他传统的好东西相比占有一席之地。”

甘而可做漆器，是从最基本的胎骨做起，再经过裱布、打磨、髹饰等多道繁杂工序方可完成。他的作品，除了对古典漆器技艺的传承，又包含着大量的创新。“所谓传承，首先要把宝贵的文化遗产扎扎实实地继承下来，做到炉火纯青，然后融入自己新的想法，这样呈现出的作品才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以推光漆为例，推光漆是漆器艺人必须掌握的基本功之一，甘而可将推光漆的技术发展到极致，使其毫无斑点、瑕疵，平滑如镜，光可照人，如果推的遍数不够多，是不能达到这种效果的。

甘而可的女儿、从事漆器文化推广工作的甘菲介绍，推光漆本身是一个最基本的修饰技艺，它最需要的是工艺的精准度。她表示，推光漆与罩漆不同，罩漆是在器物表面涂一层清漆，使之看上去有光泽，但这种光泽与推光漆完全不同。“漆器涂清漆只需要两三天时间，而推光则完全不同。漆器推光是用一种压力，比如手，还有其他的工具如脱脂棉等，对漆的表面进行推压，使得漆器表面的分子在一定温度下结膜，漆面才会绽放出光亮。而要靠推光的方式做成如镜面般的光亮，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反复地推才能最终呈现。”甘菲说。

此外，不同的器物会有不同的推光标准。自古以来，漆器以表面光、润作为审美的常规指标，但也有一些器物需要进行“退光”，即减弱其光泽感，使之与器物的审美特性相匹配。甘菲以三足鋗为例，它的表面光泽就经过退光处理。“推光如玄玉，退光如乌墨”，这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凝聚了漆艺艺术家的心血结晶。

甘而可代表作品唐式鹿角砂八棱净瓶（左）与唐式豆绿斑珠宝钮三足鋗（右）

工匠精神源自内心

“真正合格的匠人，从来都是对自己从事的那份工作怀有敬畏心，以修行的心态，一丝不苟、严谨的态度，以最高的工艺标准，完成作品的每一道工序，追求工艺的极致和艺术的完美，以致理想的最高境界。”甘而可说。

有人说“漆以载道”，这是从宏观角度的评价；在甘而可看来，他更愿意从小处着眼。“一件漆器，可以仅仅刷一遍，也可以用12分以上的力气，但不能太张扬，而要收敛，让人细看以后才发现其内藏乾坤。”甘而可认为，做漆器就像做人一样，要内敛、含蓄、真诚，要把它的美做到内心可以看到的地方，“以滴水穿石的毅力、耐心和坚持，把自己的作品打磨到极致，达到无限完美的境界，这是中国匠人一种内在的精神，一种严谨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一种追求真善美的信仰，一种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力量。”

甘而可介绍，一般来说，他的作品从设计到成器需要一年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年只做一件漆器作品，而是说漆器的制作周期在一年。“从设计、制胎骨、上漆、裱布、做漆灰、成型，到外部装饰、打磨抛光，以及最后的细节处理，通常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如漆器八棱净瓶，该作品的器型源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八棱净瓶，瓶身由方渐渐过渡到圆，造型跨度极大。除了器型的丰富，以及表面细致、精美的纹理之外，该瓶的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内部所使用的“推光”效果。据了解，这种在器物内部的推光处理，在过去没有出现过，在甘而可的漆器作品中也是前所未有的。当把瓶体内部打磨到极致以后，由于漆面自身的致密度，瓶体内部会把瓶口的圆形光束反射出去，而观者的眼睛正好位于圆形的中间，观者可以在瓶底看到自己的眼睛，这也是独创性的互动。

“做人在人前人后应该一致，做手艺也是一样。如果说我把这件器物里外做到一样好，意义是蛮大的，它可以提醒人们从精神层面上理解这个器物，这个匠人是用心做的，把过去不可能的东西变为可能。”甘而可表示。

手艺当随时代

甘而可介绍，自古以来，漆器多为生活用品，但漆器精致的制作、精美的造型，使其美感上升到精神层面。而在漆器制作中，同样要深刻体悟作品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价值，再将这无形之美用有形的艺术语言传递出来，这就需要不断地学习与积累。

他以八棱净瓶为例：“八棱净瓶并不是平时插花和装饰的，而是用来礼佛的，因此在材料、颜色、纹理上都要更多地思考。如果用鲜艳的红色犀皮漆制作也可以，但这就和器物本身的精神内涵不匹配。”甘而可坦言，他也曾试过用漆做出秘色瓷的天青色，但总感觉这只是多了一件秘色瓷而已。漆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那么，要用什么样的色彩、肌理来呈现八棱净瓶呢？在长时间的思考中，他从古琴上得到了启发。

“有些古琴的胎底中含有鹿角霜，其颗粒繁复的质感像天空的繁星一样，我希望将这种效果在漆器中再现。由于漆的硬度很大，经过打磨后，呈现出稳重、沉着、安静的感觉，其肌理如果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中类似鹿角霜效果的小颗粒，简洁而又富于变化。”甘而可说。

在甘而可的创作中，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就是甘菲的意见。中国手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东家”联合创始人赵普将甘菲称为“另类传承”。“甘菲自己不会做手艺，但她学了文博专业，了解并理解漆器艺术，并通过自己的理解，把漆器之美传达给更多的人。”

“论实用的话，漆器很难比得上一些质优价廉的材质，如玻璃、金属。漆器技艺之所以能传承至今，主要归因于其独特的美感和质感，以及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甘菲说。在甘而可看来，甘菲的意见正是代表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看法，而年轻人的意见必须重视、采纳，这也是传统手艺和时代联系的重要纽带。

此外，甘而可也不排斥传统手艺进入市场，以及与互联网的联合。他认为，传统手工艺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拥有更多关注，这本身就给传统工艺的传承带来了活力和动力。

“互联网的传播有一个妙处，像东家的平台上，有很多客户是通过作品认识艺术家，最后把作品人格化，作品就是人，人就是作品。”赵普表示。在甘而可看来，互联网的推广、市场的认可，对创作者来说都是辅助环节，关键还是匠人自身的坚守：甘于寂寞，精益求精，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成就了不起的匠人。

艺 苑

用作品讲好东方故事

——“NordArt”2017的中国元素

□□ 李荣坤

6月初，“NordArt”2017第十九届国际艺术大展在德国北部碧德尔斯多夫的卡尔舒特艺术区开幕，大展主题为“通过艺术延续世界之旅”，展出了包括来自世界各地近250位艺术家的绘画、雕塑、摄影及装置等艺术作品。目前，“NordArt”已成为欧洲地区呈现国际当代艺术、促进世界艺术家跨界沟通及跨文化合作的较大型年度展览。

展览所在地卡尔舒特艺术区前身是古老的皇家铸铁厂，室内面积近2.2万平方米，室外雕塑广场的面积达8万平方米，在传统工业建筑的衬托下，当代作品在这里表现出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展览主策展人沃夫刚·戈漠表示：

李象群《行者》500×200×200厘米 高铬不锈钢铸造 2012年

“‘NordArt’已成为各国艺术家的绿洲和开启艺术灵感的基地。这里有国际著名的艺术家，也有新生的青年艺术家。‘NordArt’通过艺术展览的形式加强不同文化间的沟通、理解，观众会为不同国度艺术家的讲述方式而感到新奇，同时也会感悟到即使文化、地域间存在千变万化的差异，也无法掩盖作品中传达出人性的相似。”

近年来，“NordArt”成功地推出主宾国策略，与各国重要文化艺术机构、策展人及驻德国使馆合作，先后成为“NordArt”主宾国的国家有波罗的海三国(2013年)、俄罗斯(2014年)、蒙古(2015年)及以色列(2016年)，“NordArt”2017的主宾国则是丹麦。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陈平在展览开幕式上表示，卡尔舒特艺术区自1999年成立起，“跨文化交流”便成为发起者的共识与目标。在过去10年中，“NordArt”曾展出过很多杰出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每年观众有近10万人次。人们通过了解中国的当代艺术，进而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等多种信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也多次被评为观众最喜爱的作品。

一直以来，戈漠都很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今年正值中德建交45周年，“NordArt”为中国主题项目营造了深入持续的合作空间。

今年的中方合作伙伴包括大众集团、徐冰工作室、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及深圳上启艺术。此外，“NordArt”还与鲁迅美术学院合作，推出李象群及王易罡的精选作品。

徐冰的《凤凰》可以说是国际艺术大展的常客。继北京、上海、美国纽约及意大利威尼斯之后，这件雄伟壮观的雕塑又呈现在卡尔舒特艺术工厂里。两只30米长、重量达8吨的《凤凰》，带着即绚丽又强悍的姿态，承载着传奇及美好的身世，轻盈悬跃于“NordArt”展厅穹顶中心。仔细探究，观众会发现，它的身体由超过千余件大大小小的建筑材料及废料组成，可以说，它也是见证中国劳动、发展与财富积累深层关系的标本。这件作品的现实性与中国的发展经历产生着直接和隐喻的双重关系，如同中国人集体情感和愿望的写照；它也显示出中国方式艺术创造的特殊魅力。

作为世界经济奇迹的缔造者，中国主题展的核心内容也与经济发展相关。“NordArt”2017锁定了代表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先驱城市——深圳。在中方合作策展人、上启艺术创始人杨勇的策划下，展览“并行世界”展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及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变在当代艺术中的痕迹，21位来自深圳的中坚艺术家呈现了自己的绘画、雕塑、装置及摄影作品。

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作为中国当代雕塑的领军人物之一，受戈漠邀请，参加“NordArt”2017。李象群将“新人文主义”理念融入到作品中，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所表现的肖像人物带给人震撼与感动，雕塑在他的手中成为历史的记载与延续，显示出艺术家思想的强大力量。

李象群本次带来3件参展作品：《行者》《元四家之王蒙》《元四家之黄公望》，用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形象，来诉说中国故事、表现中国的文人精神、传达东方的哲学理念。李象群表示：“一直以来，我们更多的是在借鉴西方的艺术形式，围绕着西方的艺术理念来创作作品，恰恰缺少带有东方意蕴的优秀作品。通过这个国际化的文化艺术平台，我将中国独特的优秀文化展示给西方观众，让他们切身感悟到东、西方文化是一种‘同行’状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李象群曾用3年时间专门研究中国民族、民间艺术。随着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他将中国文化元素恰到好处地融入到作品中。他坦言，直到2010年以后，其对中国优秀的文化理念和艺术理念才逐渐理解透彻，才真体悟到艺术精髓宝库就在中国。当然，在这样的研究探索中，他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最终换来了真正的成长和艺术的升华，达到艺术创作的厚积薄发。

李象群表示，我们的作品，有些需要西方人评判，有些则需要我们中国的文化学者来评说。但最重要的是，要用我们的作品，把我们的“话”说好，把我们的“故事”讲好，让观众体会到这是在一个共同的文化语境创作的不同文化理念的作品。他认为，目前雕塑界存在的较大问题是艺术家还没有真正地释放自己。“尤其是在世界艺术平台中，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创作合乎时代和共同语境的作品，告诉西方的观众，我们在说什么、做什么。”李象群说。

“新人文画五人展”：重返源头论水墨

□□ 严恪

6月18日至7月18日，为期1月的“新人文画（第一回）五人展”在江苏省常熟市虞山当代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旨在通过对中国传统水墨精神的重拾，正试图重新建构中国水墨的人文主义精神。展览选择了朱建忠、杨键、许华新、王爱君、田卫五位画家的30件作品，从不同角度演绎了“新人文画”的四个特征。

新人文画展是由虞山当代美术馆发起的系列展览，此次为第一回。虞山当代美术馆馆长张维表示，新人文画的概念并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人画。其提出的背景是与当下的时代特征和水墨发展情况密切相关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观念影响，实验水墨前所未有地打开了各种可能，但也有鱼目混珠，甚至把一些西方观念用水墨画一遍便称为当代水墨，丧失了中国水墨的本征。这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反思：中国人选择水墨作为艺术表现的载体的原因、特点何在？中国水墨在现代性转型中如何重返源头寻找资源？张维举例表示，水的自然性是中国画的基本要素，水(色)墨在纸上的渗化，“化”很重要，自然造化之“化”，笔精墨妙之“妙”，就在渗化、水的运“化”上，一幅好的中国画不仅是画出来的，也是“化”出来的，甚至是不可重复的，每一幅画都应是唯一的，都有自然立时性的参与的创化。

又比如中国画的留白，是中国人处理事物差异性的一种方式。留白，相互退让，彼此留出空间，既能各自充分生长，又在其中生出情愫，生出爱惜，生出空明之境。“如果当代水墨的发展丢掉了这些中国水墨之为中国水墨的特征，那就真是中国画已死。返回源头，重新审视中国画的基本要素，对于当代水墨的发展就有清醒的认知，并开启更广阔的可能性。”张维表示。

当日，在虞山当代美术馆举行的“新人文画”与人文主义研讨会上，张维提出了“新人文画”的四个特征，第一，具有当代图式；第二，有文人雅士的士大夫传统，吸收现代知识分子独立、批评、超越的元素，人文关怀、终极关怀是新人文画家的基本特点和诉求；第三要有自己独特的技法、图式；第四、保持以现代性视角进入传统文化精神，激活传统，用传统精神境界修复现代性破碎、极端的前宏大叙事。

张维说，倡导“新人文画”，既是对新世纪以来绘画成果的概括总结，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后混乱的当代水墨乱象提出的一个品质要求和保证，对当下只追求新异图式而不注重精神品质的画作表明态度，并企望这一倡导能取得更丰硕的艺术成果。

艺术评论家陈孝信当指出，“新人文画”是一种价值观标杆的重建，这也应当成为当代艺术家的追求。重建价值观要在人品、学问、才情、思想这八个字上下功夫，通过一连串的个案展示，把“新人文画”说下去、说明白、说得有影响力、说得对当代文化有建设性。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热线(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广告部(010)64293890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西工商广字第8131号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1.00元